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前傳
第八十八回 馬成龍攻打汝寧府 巴德哩氣走大清營

詩曰：亂後無佳象，危中忽壯圖。艱難籌國計，僥倖碎兵符。

不死疑非福，雖安勢亦孤。

兩年未一捷，此信果真無。

巴德哩蓮子定了親，正在屋內說話，聽見外邊有人答言，二位英雄追出了上房，一直躡上房去，並不見一人。二人下來說：「我兩個人走了，住在南隔壁小酒舖之內。」乳母說：「二位切記吾言，不可有誤。」玉門兩人說：「記住了。」出房門，上房躡至外邊，回歸酒舖之內。巴德哩心中甚喜悅，說：「二弟，你得了一個熏香銅牛，我得了一口寶刀。」

二人方要睡覺，聽見外面有人叫問，說：「巴德哩，你拿我的蓮子定了親啦？好哇！你那個媳婦可是我娶，你知道了！」巴德哩一聽，站起身說：「好大膽的匹夫！」跳下炕去，開門一瞧，並沒一個人。各處尋找到了，無奈自己又回屋內，說：「了不得啦，必是死去的那個郭亮冤魂不散，前來找我要命來了！」正說之間，外邊又叫：「巴德哩，巴德哩，你拿鐵蓮子定了親啦？那個媳婦可是我娶，你知道啦！」巴德哩氣往上撞，說：「小輩！你是什麼人？快通名來！」下炕開門，不見有一個人，心中說：「是了，又是鬧鬼！我也不管是誰，自己睡覺去。」又回在屋內等候，也不敢睡。正無可如何之間，又聽外面叫門，一連又是五次。巴德哩追出去沒有人。玉門說：「大哥，你不必著急。我在門縫裡等他來時，隔著門縫，我把那小銅牛一吹，可以就把他拿住了。」

二人計議好了，玉門方才站在那門裡等候。外邊有人扒在門縫兒望裡叫，說：「巴德哩，你把我那蓮子你定了親啦，那可不成，你那媳婦是我娶定了！」玉門照定外面一吹，只聽「哎喲，不好」，「撲通」一聲。玉門出去，見院內有一人躺在就地，過去把他拉進來，到屋內把燈點上一瞧，認得是白天在半載村耍小錢的那穿紫花布褲褂的那個人。玉門把他捆上，用解藥解過來。巴德哩一瞧，怒從心上起，說：「你這個匹夫，好大膽！為什麼與我玩笑？你快說！」那個人說：「朋友，你先別捆我，我也算是綠林中朋友。」

正說著，外邊又進了一個人，玉門二人一瞧，認的是白天在飯鋪吃飯遇見那個辦案之人，笑嘻嘻的說：「你這兩個人為什麼不認交情？」過去伸手把那捆著那個人解開了，然後又與那玉門、巴德哩二人說：「來，我給你二位見一個朋友。」手指著解開的那個人，說：「此人姓盧，名杰，別號人稱小太歲。我姓黑，名英，也有外號，人送小玄壇。我兩個人是結義的兄弟。在路上因你二位講話，我才知道你二位的英名，都是自家人。我兩個人也是要投軍營去的。」

巴德哩、玉門從新見禮讓坐，問盧杰說：「你二人投大清營內哪位大人去？」盧杰說：「投一位倭侯爺去。他說投一位瘦馬大人去。我們白天是實在冒犯，得罪二位。」玉門說：「那倒不要緊。我且問你，為什麼你拿鐵蓮子打我，是為什麼？」盧杰說：「我是與你二人談譜。你二位也是奔四川峨嵋山大營內去嗎？」玉門說：「不是，我們是奔汝寧府，跟穆將軍這邊去，你二人要奔倭侯爺，趁早別去。神力王遞折子報他探賊迷山，不知去向。又有入傳言，說他被妖道拿住，把他用三釘釘在那木板之上，已然死了的。」盧杰一聽，說：「欵，完了！我那叔父他心性高傲，一旦死在賊人之手。當初他與我父親結拜之時，在我家中住了幾載，後來他自得意之後，給我父親帶到兩封平安書信，我故此才想投奔他。走在半路上，遇見我黑大哥，我二人結為兄弟，他是投奔瘦馬大人去，那是他師叔。他住家在衛輝府，回回峪的人，是清真教。他家中祖傳武藝，他父名是『錦太』兩字。我二人告辭了吧。青山不改，綠水長流，他年相見，後會有期！」說罷，二人揚長而去。巴德哩二人安歇。

次日天明起來，小二哥進來說：「巴爺、玉爺我叔父那裡來請你二位過那邊去。」正說著，院內有人說話，說：「二位起來了？」從外面進來了一人，身高七尺，身穿青洋縐大衫，白襪青緞雙臉鞋；麵皮黃瘦，年約四十以外，帶笑說：「那位是巴爺？我叫餘順，昨夜蒙二位殺賊，我實不知，請到那院去坐坐。」二人一瞧，不去也不成了，跟病夫神到他那邊。餘順又把定親之事問了問，他是聽乳母報與他知道，把郭亮屍屍掩埋了，他才請這二位。知道這二位侍衛不能久待，用完早飯，送二人起程，定好了五明山之事。玉門二人正望前走，前面馬成龍押囚車帶馬隊，正遇上巴德哩。二人過去給馬大人請安，說明瞭來歷。馬成龍下馬，一同跟那夢太、李慶龍過來引見，提起都中之事，說話甚是投心。又找了兩騎馬，叫他二位騎，一同望前進發。那一日，到了汝寧府。穆帥的大營，在汝寧府的西北。總理前鋒營營務處，是提調大人汪平，與巴德哩哥們是盟兄弟。同著馬大人，先到了營務處掛號，投了文書。穆帥傳馬成龍五個人至中營大帳，要見他等。那些個中軍、旗牌、副、參、游、都、守、千、把、外委、兵丁、滿漢侍衛兩旁站立，都是得勝盔，灰色缺襟袍兒，腰佩太平刀。當中穆帥，左邊是蔡將軍，右邊是汪平汪大人。穆帥年有六旬，赤紅臉，環眉虎目，花白鬚鬚，精神倍加，二目帶神，另有一團的神威；頭戴緯帽，頭品頂戴，雙眼花翎，身穿御賜八團龍的黃馬褂子，藍綾綢單袍，粉底官靴。汪平是一個俊品人物，年約三十來歲，白面，墨灰色宮綢的單袍，外罩天青宮綢外褂子。蔡將軍五旬以外，紫面目。兩旁站定英雄不少。

馬成龍過來給那老將軍行禮，那四個人也行禮。穆帥一瞧，說：「成龍、夢太、李慶龍、巴德哩、玉門，你五個人在路遇見的？」眾人說：「是。」穆帥說：「我看了文書，又有差官稟我知道。那夜起亮、金四彪，是你等拿住的嗎？」成龍說：「是我五個拿的。」將軍說：「你們久戰天地會，深知賊人之性，我也調你三個人前來。本帥我至此處，與為首的賊名叫任山打了兩仗，未分勝負。他死守汝寧府這座城，我攻了幾次城池，攻打不開。今天你三個人來此甚好，我有話問你等。你們是久戰天地會，賊人的情形你等必然知情，有什麼好計可以破這一座汝寧府？你自管說來。」馬成龍說：「此城易破。大帥帶有炮隊，請九節毒龍炮三個，要打汝寧府甚易。」穆帥說：「我這裡正缺一個管帶炮隊之人，連火氣營共十營，你本身帶來那五百馬隊，自歸你統帶。幫帶馬夢太，管理你那營的營務處。糧台，派李慶龍去。」隨賞三個人三桌酒席，又叫軍政司給玉門、巴德哩記大功一次。成龍等下去，早有他屬下的管帶，那些個營官、哨官、副、參、游、都、守、千、把、外委齊來請。成龍三個人到了正西，四面是連環八卦的營寨，當中三個營寨，當中是成龍那五百人住，為中軍帳，護庇成龍；左邊那營歸李慶龍，右邊那營歸馬夢太。三個人先到中軍帳，挑了差官，安置停當，方落座吃酒。

正吃酒之際，外面人報說：「稟三位大帥，外邊有巴老爺、玉老爺來拜。」成龍說：「請進來。」少時，玉門二人進來，與成龍等落座吃酒。夢太問說：「你二人此時大帥派什麼差事呢？」那馬德哩說：「在副帥那裡管理糧台。那副帥汪大人，與我二人是拜兄弟，他當初當小差事，後來屢次高遷，我們哥倆是真知己之交。不是我小器他，當初是我們把他提拔起來的。」說著話，喝完了酒，二人告辭去了。

至次日天明起來，拜眾位帶兵官長，回頭用完了早飯之後，點了花名冊，操演幾天。這一日，請將軍的令，帶炮隊攻城，穆帥又派那汪平為接應。馬成龍帶大隊離汝寧府不遠，早修下三個大砲台，把那獨龍炮架起來，照定汝府點放。只聽的一聲響亮，那炮子正打在城牆之上，馬成龍在馬上用千里眼一打瞧，那城上旌旗招展，人聲一片。那炮子兒打在城牆上，從那炮子進去的那窟窿中，流出好些個黑紫水，彷彿是紫血相似。那成龍又叫點第二個炮。那炮手吹去了蒙頭灰，晃火繩照定了火門一點，震天聲響，一溜煙又打在那城牆之上。此時，那些個官兵與成龍等眾人一瞧，還是與那頭一炮一樣，打在城牆上，從裡邊流出好些紫血湯子來。那馬大人如是者三炮，俱打不開。無法了只好回來，與汪大人說：「汪大人，你我調隊攻城，今天務要攻破汝寧府，才可以算得勝。」汪大人吩咐：「掌號調隊攻城！」那奮勇隊與飛虎雲梯軍設立雲梯，頭前那飛虎軍手擎藤牌、短刀，順雲梯往上直扒；後邊馬成龍與汪平、夢太、李慶龍在馬上督隊人馬，在汝寧正西攻城。那上面守城之人令旗一擺，一聲炮響，滾木礮石望下砸打，火槍火箭一齊往下砸打。攻了有兩個多時辰城，人馬官兵傷了無數。汪平見攻不下城，吩咐鳴金撤隊，回歸大營，稟明瞭老將軍。此時

穆帥一聽，急的無法可處，在營內思想主意。次日又攻城，官兵受傷甚多。一連半月之久，穆帥急的病了，派汪平、蔡榮二人管理帥印，自己養病。